

## 【拒绝流行】求助的次序

德云社演员吴鹤臣患脑溢血向社会求助百万，引发网友“骗捐”“逼捐”的质疑。虽然当事演员的家庭可能确实困难，但这种求助的新闻让人感觉别扭。众筹不是一种可以无限支取的资源，过度透支会耗散公众的爱心，破坏社会信任，挤占有限资源。虽然网络众筹在中国还不成熟，但基本共识还是有的，那就是，非必要不众筹，不处于明显而即刻的危急情境，不是穷尽了其他可能的努力，不要动用这一公共资源。

谈到中国人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时，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很形象，就像石子扔进水里形成的波纹一样，由近及远不断衰减，一圈一圈，按与自己的距离来划分远近。一个人遇到了困难，从情理来看，求助也应遵循这种差序格局形成的次序。首先应该是自己，是自己的家庭，家庭既是一个亲缘组织，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对身处其中的家人形成基本保障。这种家庭保障包括平时购买的商

业保险，在关键的时候由企业分担风险提供保障。第二是政府和社会保障。第三是亲戚朋友社交圈，有血缘关系的人，来往较多的朋友，人情来往，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第四是单位，虽然当下单位已经越来越市场化，人对单位的依附和人际关系不如以前那么紧密，但工作所形成的关系，也有一种互助的保障和温情。依差序格局亲疏远近穷尽这些努力，还无法解燃眉之急生命之急，最后的保障才是众筹，在网络平台向无数陌生人伸出求援手。

当然，众筹的扩散也是差序格局的波纹扩散，先在朋友圈传播，然后扩展到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最后多是关系很远的陌生人，用朋友和社交圈作信誉担保向无数陌生人求助。陌生人凭什么要帮你？这种关系是很脆弱的，资源是很有限的，条件是很苛刻的，所以这只能是最后的选择。很多众筹之所以让人反感，就在于破坏了这种次序，只顾自己“方便”和“效率”，却不知道这种“方便”是不能滥用的。

## 【含英咀华】追寻最早的“真善美”

如果要为古代儿童读物《三字经》增补内容，我们大可在原文的“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孝，夫妇和”后面，加上“三嘉者，真善美”。古人认为鱼与熊掌都是人之所欲，我补充：真善美更是人之欲。庄子尝真：“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孟子主“性善”，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的四善端。美呢，如果“羊大为美”的解释显得狭隘，那么《论语》“君子成人之美”美得够大了。

人人都珍爱真善美，这现代汉语里的“神圣三位一体”频频出现。整理书刊，发现最近的例子有如2018年12月出版的《语言与文化研究》里，杨匡汉和绿岛的文章都提到“真善美”。《真善美》是1965年好莱坞电影The Sound of Music在台湾的译名；在华南，有酒店更以这三个字命名。

这三位一体的“丽辞”，古代汉语是没有的。它是怎样合成的呢？来自外文？西方哲学里对真(truth)、善(kindness)和美(beauty)个别概念的阐释，其书满架充栋，却不见真善美连成一词的论述。英国诗人济慈有“美即真，真即美”的名句，但诗中并没有提到“善”。近来重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有惊喜的发现；其第105首有三行都出现“fair, kind and true”三字，中译应是“美善真”(“厝岸”此诗的翻译，则作目前通行的次序“真，善，美”)。这就是“真善美”的来源？

汉语这“三字经”又是何时成立的？我追踪，发现20世纪20年代之末，有名为“真善美”的出版社出版名为《真善美》的杂志，主编是曾朴。来源找到了？还不能说，尚待继续追寻，并希望大雅君子有以启示。

## 【别处生活】认知盈余？

互联网已经出现了五十年，万维网技术也已出现了三十年，社会中以往喜欢将大量自由时间用于消费的个体成员开始主动创造并分享事物，但仍有很多人对此感到惊讶。

举例来说，快手日活用户1.6亿，人均使用时长超过70分钟，整体计算下来，快手用户日均使用时长高达2.1万年。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用户在快手上花这么多时间干什么？他们每天上传超过1000万条视频，最大的两个内容品类，一个叫生活场景，一个叫才艺。很多之前被忽视的群体得以

显现自身。不止是快手，同样的一个机制作用在相当多的互联网应用上。大多数曾经在网上搜索过的人，都遇到过在线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维基百科是由具有某些主题知识、并希望为这一全球免费信息来源做出贡献的人们合作开发的。他们是否因为这样的贡献而获得报酬或信誉？并没有，他们是纯粹的志愿者。他们自愿做事，因为他们有时间，同时具备慷慨之心。这就是认知盈余。

认知盈余是克莱·舍基(Clay Shirky)创造的短语，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人们在时间、智慧、创造力和慷慨之心等方面的盈余的集合体，可以经由技术手段提升生产力、实现创造和分享。

## 【不知不觉】《小世界》：最上海的记忆

唐颖的笔下，写的都是上海和上海人，尤其是形形色色的上海女人。最近去看了一场海派戏剧《小世界》，这个故事的开头是唐颖一个叫做《红颜》的小说，后来曾经被关锦鹏改编为电影《做头》，现在唐颖自编自导为海派戏剧作品《小世界》。用上海话演绎的上海故事。

那夜观剧，我的朋友走出剧场说，戏剧冲突不很强烈啊。我说唐颖的作品，代表了一代人的上海记忆和审美，换作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懂得其中拿捏的微妙。《小世界》的场景，是一个虚构的亚尔培理发店，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女人每周光顾的地方，看起来松弛的场景，也没有箭在弦上的冲突，却如行云流水，成为很多理发店外的人生变故的背景。它包

含有社交、礼仪、淑女、城市日常生活的诸项学习。当女人们从理发店出去之后，倾诉吐过，休憩过，修饰过，获得力量，示人以美态，可以忍耐自身的落寞。于是理发店在唐颖的《小世界》里，是情节贯穿的情节，也成为隐匿的象征的有机空间，担负了各种隐喻，它是多人游戏，同时多方角逐，但只采集片断，让观众自己拼图。女性的情感和爱情，在发丝和流水中，在洗发和做头中，波澜万丈却又隐匿深藏的欲望与情感。

容颜手艺俱佳的理发师迪

生，周围环绕着莺莺燕燕，主要的还是三个女人，殷实家庭的媳妇爱妮，曾经是美而优雅的同义词，但在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却发觉自己给不出像样的小费而焦虑，她是迪生十多年的顾客，棚户区出来的凯西，嫁人获得财富开了酒吧，不离婚，却和迪生住在一起，当迪生罹患肝癌，她倾尽金钱陪他周游世界与治疗；露露攀高枝嫁去美国，语言不通又被抛弃，回到熟悉的邻里，却一直焦虑于幻觉中脑袋上的“瘪dang”，终于堕入疯癫……“舒服”这个形容词，唐颖拿来概括迪生和爱妮之间的情义，临死之前迪生送给爱妮一份礼物，为她洗头，他说：“我喜欢我们(迪生和爱妮)这样的关系，互相没有要求，却有一点点期待。”

最终，这些人，这些人的审美，都在上海建造地铁站的打桩声里，消散了。这个小世界的隐喻性，在此展开了更广大和深厚的人生，那些经历过的时间和人生，变得庄重起来。可这终究是一曲挽歌。上海的现实生活则不断地出现新的符号，蜕变，再蜕变。

后来，唐颖笔下的上海变成了这样：“我在我的城市住了很久，不知何时成了外乡人……旧屋虽然还在，却徒剩躯壳，就像这个城市的许多人，肉身在自己的城市沉寂，灵魂却在远处，在一个早已失去的世界漂泊，‘生活在别处’是这个城市一部分人的永久状态。”

## 【生活速写】抗建堂

现在，知道抗建堂的重庆人已经不多。2018年11月13日，周末。我在重庆大学高研院文学部的研究室写稿。那片青翠的树林之后取坎下的篮球场，持续传来皮球拍地声与年轻的争球喧哗声。听着听着，我的心思再又沉静不住地被窗外的阳光吸引过去了。雾都人说，这个季节，江城阳光比金子还可贵。于是，走出屋外，来到车如流水的临江路。虽然公交车沉江的新闻尚未落幕，一般民众的余悸犹存，我还是搭上公交车，前去寻找抗战时期以“雾季公演”闻名的抗建堂旧址。遥想1942年4月5日，在重庆联合组成的台湾革命同盟会，以“台湾日”为名，在这里举行了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网络信息说，它的地址是纯阳洞13号，从中山一路171号旁进去。公交车驶过一座又一座跨江大桥。我在过了大礼堂站后两站，匆匆下了车。一路寻问。得到的回应是摇头，不知道，好像左转再右转……就在想打道返回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红字刻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楼宇的抗建堂小区的一座巨石了。循阶而上。麻将洗牌声此起彼伏。在凌乱破旧旧宅的墙壁上，终于看到了抗建堂的指示。剧场正在装修。空地上凌乱无序地堆着一堆备用的建材。大门没关。于是踩着布满装修工具的地板间隙走进去，从观众席的最后一排望向黑漆漆的舞台，再踩着古色犹存的木质楼梯上到二楼，随意观看拍照。然后走出来，坐在大门外边的水泥栏墩上，看着长长的栏墩上贴着计算机大图打印输出的“雾季公演”时期代表剧目的文字与图像，遥想它的战时风华。远方，温暖的阳光下，尚未散尽的雾气犹然笼罩着紫然林立的一栋比一栋高的楼盘。在迷蒙中，我仿佛听到新时代的台湾再光复运动的声音，也随着川流不息的滔滔江水滚滚来到抗建堂了。

## 【昙花的话】巴拉圭式环保

脑子灵活的巴拉圭人，以灵巧的心思把环保的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满街满巷飘送着圣诞歌曲的当儿，处处竖立着的圣诞树也兴高采烈地散发出喜庆的气息；仔细一看，这些闪闪发亮的圣诞树，居然是以一个个喝剩的矿泉水瓶堆砌而成的。

到学校去参观，学校的外墙画了一幅朝气蓬勃的画——金色的太阳底下，有一所美如童话的屋子，小孩、小狗、小猫快乐和谐地在一块儿嬉戏。走近一看，这幅五彩缤纷的画，竟然是用汽水瓶盖堆砌而成的。

到公园去，用完的清洁剂和漂白水的大瓶子在此华丽转身，瓶口被裁剪了，圆圈的肚子填满肥沃的泥土，鲜花喜滋滋地在上绽放。此外，公园里各个角落别出心裁的装饰品，全是以坏死的树干雕塑而成的——树木如有知觉，当会为自己的“精神不朽”而深感自豪。

大街上，嫣红蛇紫的花卉在废弃的木箱和老旧的轮胎中吐放万种风情。此外，油桶居中横切，成了结实耐用的垃圾桶，处处摆放。

巴拉圭人爱地球，喊的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实际的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巴拉圭人也以不落窠臼的方式推出自助餐——世界各地的自助餐都是统一收费的，许多穷凶极恶的食客因此而恣意糟蹋粮食；可巴拉圭的业者却规定食客在挑好食物后，把盛着食物的盘子拿到柜台的秤磅去称重；每取一次，便称一次。餐后结算，如果消耗的食物在一公斤以下，便按重量收费；倘若食量大，消耗的食物在一公斤以上，一律收费68瓜拉尼(折合人民币85元)。这样一来，人人各取所需，而且，总会把盘中的食物吃得点滴不剩。这种独树一帜的做法，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环保吧！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大凡长假，我一定待在家里，然后通过朋友的各种微信，了解各地旅游景点的爆棚状况，以及人挤人的狼狈。我想，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挤在一起，大眼瞪小眼，而又彼此保持礼貌的距离，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经验吧。年轻人好不容易盼到了几天连在一起的休息日，短暂脱离一下繁杂的职员生活，到大自然去放松放松，尽管所谓自然早已给旅游化了，放松也证明一厢情愿而已，但仍然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可去的地方实在太少。

生也有幸，年轻时跑过祖国不少地方，一是绝大部分景区还没有完全旅游化，条件不怎样，但多少有点野性；二是，景区人都不算太多，从容行走与观赏，不时品尝本地小吃。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年，我当时还是大学生，学习艺术，假期约上几个同学，身上一百块钱，提个画箱，就出远门了。那一次的目标是沿着黄河往西走，先是郑州，然后洛阳，然后龙门口，然后黄土高原，然后西安，路上玩得开心，住得简陋，吃得朴素，甚至不少地方就地打铺，睡在路上，或者深入农村，跑到农民家里，既可以讨一碗热面条，又可以把家里老小变成模特，最后，可能的话，还可以睡一晚上。我这些经历，

## 【横眉热对】闯荡天下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不异于到了武陵中的桃花源了。

记得一天下午坐火车经过华山，立马决定下来。出站才知道华山站离华山脚还有几公里，于是沿着铁路走过去，四时许到达，吃一碗热面条，马上上山。八点多到了半山，因为山高，所以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路人劝我们留宿，说马上就两眼不见路了。年轻气盛，继续往上爬，半个时辰后就几乎无法辨路了，凭着传说中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凭着少不更事，一步一探，居然上到山顶，找到了简陋的旅舍。第二天五点多起来，说要去看看华山日出，等一出来，所有人看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发傻，因为他们全都穿着棉袄，我们却只有一件单衣。在山顶上，等待日出的黎明前的黑暗，可能是我平生感觉到刺骨寒冷的重要时刻，我们只能跑来跑去，互相拥抱取暖，好不容易到了日出时分，结果天色迷蒙，只见几缕阳光懒洋洋地在天边扫了那么几下，根本就没有任何壮观在。及至上午，天已大热，快步下山，重新寻回火车站，坐晚上的火车，直奔离门口。这一段经历，至今难忘，事后才知道，原来这一次旅行是如此有意思。

长假，呆坐家中，望着窗外阳光，回忆过往闯荡天下的快感，才知道什么叫有趣的外出。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 在隐喻和转喻之间刻画人物命运

□冬羽

## 丰富的语境和模型

广东新锐作家郭爽的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有一种奇异的酒精气息，读这本书就像品饮新酿。

在郭爽作品中，笔墨不多的性都是由直接或间接的屈辱所致，压抑所致。与很多当代小说不同，郭爽的描述里写得不沾风流。比如将立和男友的性，薛小雪和老男人的性，以及《饲猫》中梧桐和方老师的性，这尤甚让人耳目一新。福柯所言，性与真理的结合在于自白，一种迫切的彻底自白。在郭爽这里，女性大多长久地沉默如谜，因此她们就需要更为显著的“个人秘密性自白”的渠道，需要一个通风口，一种“禁忌的诱惑”——“与成为贤妻良母的愿望相比，每个年轻女孩都有一个更为隐秘叛逆的念头，成为另一个女性，放弃所有的道德标准。”再次是她所书写的基本面貌，诚如格非所言，她所写之形状就是我们在时代中最直接的感受。没错，此时此刻，就在这儿，就是现在，孤独如烟，太阳当空，男性只有无能的力量，女性被笼罩着生育焦虑(生也焦虑，不生也焦虑)，但有人说过，写当下最难，因为历史已然被总结书写，未来亦留出足够的可构想空间，唯独当下是流动的。

身在其中，变幻无穷，难于抓取，某种程度正在进行的就所书写的，而这势必限制想象，所以郭爽处理的是一个难题，在本雅明的“经验贬值”继而到遍野虚空和充斥着无意义呐喊的后现代，“微信”、“QQ”、“微博”、“贴吧”等等概念一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以来的作家难于处理的概念，他们一直在寻找这种新生词汇及其连带经验和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而郭爽找回的办法类似于卢卡契的“以人道回到现实主义”的一种回归式处理，她最终“把身体还给父母”，个体经验在源头处才能发现自身，一种被束缚又同时得以被确认的自身价值，她把故事不断置于两代人之间的模型中，而这个模型也具有普遍意义，几乎总结了人和人亲密关系的基本模型——反抗、征服、控制、离别。

上一代的“工厂”、“下岗就业”都来自他们所相信的某个巨大概念和集体主义的向心热力，而就在当代，同样的情景也在上演，娱乐世界一手遮天，他们按照资本的胃口去炮制的偶像成为新的话语和巨大气泡，这种东西迷惑着两代人，而两代人就在相向溯源的途中共命运，并在彼此的命运时差里获得伤害和爱。郭爽的小说集就在这样一个丰富的语境和模型里展开。

## 轻巧的叙事魅力

郭爽的小说中有一种轻巧的叙事魅力，像舞步划过迷乱时空，区别于一些作家在多个事件房间之间破门而入的粗暴，郭爽取而代之是一种精致的优雅。她擅长于场景之间相似的勾连，她的时空转换和叙事省略不是一种跳跃，而是滑动。而且她运用音乐性和画面性带动她的叙事语言、人物情感。这让真正处于写作状态的人受益匪浅，写作者(尤其是初学者)会较为明显地感受到时间转换、情感递进、意象映射之艰难，尤其是作者和所书写对象之

间的调焦。这种对聚焦描绘出人脑所想之事的必要，描绘出景观之指向性的必要——记得契诃夫有一段小说，他写到一个叫瓦夏的孤独年轻人能在草原上看见别人无法看见的狐狸，惜字如契诃夫也不惜用大段来彩绘此事，我想，这便是契诃夫企图区别瓦夏与他者的开关，瓦夏双灰眼暗淡浑浊，所见之物定然不属实，但是那种向生的眷恋、孤独的悲剧张力、和象征表意的使用，都因作者之灵动朴素令我难忘。在郭爽的小说里，尤其是《拱桥》，她聪颖敏锐地展开了一个隐形世界(其实是人物情绪地图)，她几乎抓住了所有可能勾连在一个场景中的深意和人物的密集感受，她在事物之间隐喻和转喻，并牢牢地涌向主题。更好的叙事学上的追求和设计，作者到底是站在人物身旁还是人物心中，抑或是一个全知者，还是只有一双凡胎肉眼的普通人，所写的人物如何在练达中映出魂魄，郭爽的小说都值得写作者借鉴。

显在身份和隐蔽身份是郭爽在书写时的火焰和晦暗，她处处都在恰如其分地融合二者。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篇《把戏》所强调的，而且在这部作品的每一篇中，人物身份都在自由成长，而非单一单向的，这在《把戏》中尤为突出，人如何在的一个分割的时代来统一自己的碎片身份？或者说统一欲望和生存？如何完成自我的认知和社会认知？这是弗洛伊德的问题，也是郭爽的“集体无意识”。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先前的文化将变成一堆废墟，最后变成一堆灰烬，但精神将在灰烬的上空回归盘旋。”这迂回盘旋之于郭爽，正是由两代人之间包括爱情的社会综合角力的体现。

## 资讯 “中国小小说之乡”在惠州揭牌

4月27日上午，“中国小小说之乡”揭牌庆典暨“东江书院杯”粤港澳地区小小小说大赛颁奖大会在惠州市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吴义勤，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如干，《小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李锐东，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秘书长高健，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小小小说学会会长杨晓敏，《小小说选刊》主编秦

儒，广东省作家协会秘书长、文学院长熊育群，惠州市政协副主席黄志忠等近200人出席会议，并就中平等编著的《苏东坡小小小说译评》一书及惠州小小小说展进行研讨。

广东省和惠州市小小小说学会会长串首先介绍了惠州市、惠城区小小小说创作发展情况。惠州市和惠城区小小小说学会成立12年来，小小小说作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享誉全国。如今，学会在注册会员已发展到

112人，会员累计发表作品万余篇，其中被《小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小说月刊》和各种年度选本及金雀坊平台转载的作品近千篇，出版小小小说作品集和小小说理论著作50多部，3人获得小小小说领域最高奖金麻雀奖，会员获得包括冰心儿童图书奖在内的各种奖项200多项。

吴义勤代表中国小说学会为惠城区颁授了“中国小小说之乡”的牌匾。(灵羊)

天草®丹参保心茶

祝天下的婆婆和妈妈

母亲节快乐

—2019“天草”婆婆·妈妈节

免费领取母亲节礼物

活动大使：著名演员虎艳芬

主办单位：天草药业集团

协办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 公共频道